



江湖寻诗四十年（3）

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

吴茂云/文

第一章

东皋遗韵

——家世与少年时代（1168—约1185）

七

戴复古十岁那年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那年春天，杨氏病了一场。病得不重，但拖了很久。戴复古每天放学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母亲床前，问她好些了没有。杨氏总是说“好多了”，但脸色一直不好，嘴唇发白，说话有气无力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戴复古从村塾回来，发现家里来了客人。一个中年人坐在堂屋里，穿着青布长衫，腰间系着一个旧布囊，正和杨氏说着什么。戴复古认出了那个人——徐似道，父亲生前最好的诗友。

徐似道是温峤上峒人，比戴敏才小四十岁，乾道二年进士。他虽然做了官，却依然保持着诗人的本色，为人豪爽，好交游，在东南诗坛颇有名气。戴敏才去世后，徐似道每年都会来南塘一两趟，看望杨氏母子，顺便带来一些市面上的消息和诗坛的逸闻。

“复古长这么高了。”徐似道看见戴复古进来，笑着招了招手，“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戴复古走过去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。徐似道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点点头：“像你父亲。眉眼像，神情更像。”

“徐叔叔，”戴复古说，“您还记得我父亲的诗吗？”

徐似道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记得。你父亲的诗，我记得一些。”

“能告诉我吗？”

徐似道看了杨氏一眼。杨氏微微点头。

“好。”徐似道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清了清嗓子，“你父亲有一首《小园》，写得极好。‘小园无事日徘徊，频报家人送酒来。惜树不磨修月斧，爱花须筑避风台。引些渠水添池满，移个柴门傍竹开。多谢有情双白鹭，暂时飞去又飞回。’”

戴复古默默地念了一遍。这是他第一次完整地听到父亲的诗。那些句子像一串珠子，一颗一颗落进他心里，清脆有声。

“还有一首《屏上晚眺》，‘不能骑马趁朝班，自跨黄牛扣竹关。无德可称徒富贵，有钱难买是清闲。人行踽踽红边路，日落梯梯啼处山。遥望蓬莱在何许，扶桑东畔白云间。’”

“这一首我听过！”戴复古兴奋地说，“母亲教过我。”

徐似道笑了：“你母亲是个有心人。你父亲的诗，能记住的都记住了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徐似道想了想，一时想不起。有的只剩一联半句。戴复古听得入神，恨不能把每一个字都刻在脑子里。徐似道念完了，从布囊里掏出一张纸来，递给戴复古。

“这是我这些年陆续记下的你父亲的诗句，不全，但有几首。你拿去抄一份，原件我还留着。”

戴复古双手接过那卷纸，手微微发抖。他打开来，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有的是完整的诗，有的是零散的句子，还有几处用朱笔圈了又圈、改了又改——那是徐似道在努力回忆、反复斟酌的痕迹。

“徐叔叔，”戴复古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谢谢您。”

徐似道摆摆手：“谢什么。你父亲的诗，不该失传。你好好留着，等你长大了，把这些诗整理出来，印成诗集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”

戴复古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他把那卷纸贴在胸口，像抱着一件无价的珍宝。

那天晚上，徐似道留在戴家吃饭。杨氏强撑着病体做了几个菜——一碟咸鱼、一盘炒青菜、一碗鸡蛋羹，还有一个壶从温峤带来的黄酒。徐似道和杨氏对坐饮酒，说着些陈年旧事。戴复古坐在旁边，一边吃一边听。

“……你父亲当年在温峤的诗会上，和几个年轻人比诗，”徐似道喝了一口酒，眼睛里有光，“题目是‘冬日感怀’。别人都写愁啊悲的，你父亲写的是《观梅》：‘为爱梅花月，终宵不肯眠。’全场叫好。有个年轻人不服气，说你这诗太淡了，没有深意。你父亲说：‘诗不在深，在真。真心话就是好诗。’”

杨氏笑了：“他就是这么个人，一辈子说真话。”

“是啊，”徐似道叹了口气，“一辈子说真话，一辈子穷。可他并不后悔。临终前那两天，我去看他，他还跟我讨论一首诗的平仄。我说你都这样了还管什么平仄，他说：‘诗是我的命，命可以不要，诗不能马虎。’”

戴复古默默地听着。他想起父亲临终前那句“诗遂无传乎”，忽然明白了——父亲担心的不是自己死了，而是自己的诗死了。诗就是他的命，他死了，诗如果也跟着死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死。

“徐叔叔，”戴复古忽然开口，“我以后也要写诗。”

徐似道看着他，眼神里有惊讶，也有欣慰。

“写诗可不是容易的事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戴复古说，“正因为难，才要写。”

徐似道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。他伸手拍了拍戴复古的肩膀，那手势很重，带着酒后的热力和一个长辈的期许。

“好小子，”他说，“有你父亲当年的样子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戴复古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把徐似道给的那张纸放在枕头边，时不时伸手摸一摸，确认它还在。窗外有海风吹过，桂树的叶子沙沙作响。他想起父亲的诗句——“多谢有情

双白鹭，暂时飞去又飞回”——白鹭飞走了还会飞回来，诗传出去了也会传回来吗？他不知道。但他决定了：他要写诗，要把父亲的诗找回来，要让“诗遂无传”这四个字——像父亲临终前那声嘶哑的呐喊一样——永远不再响起。

八

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戴复古十五岁。

这一年，他决定离开南塘，去临海求学。

临海是台州府治所在，距南塘160里。那里有更好的学堂、更多的书，还有一位戴复古仰慕已久的诗人——林宪。

林宪，字景思，号雪巢，吴兴人。乾道年间中特科，监南岳庙，后来随岳父贺允中迁居台州临海。贺允中去世后，林宪穷困潦倒，带着妻子住在临海城西的一座破庙里，“破屋数椽，不庇风雨”。但他诗名极盛，与尤袤、杨万里、楼钥等名士皆有交往。戴敏才生前与林宪有过一面之缘，对他的诗才极为推崇。戴复古想去拜林宪为师。

杨氏起初不同意。十五岁的孩子，一个人去百多里外的临海，她不放心。但戴复古很坚持。他说：“父亲的诗，我找了些年，只找到几首。剩下的，恐怕要我自己写了。可我不会写，我得跟人学。”

杨氏沉默了。她知道儿子说的是实话。这些年来，戴复古一直在收集父亲的遗诗，问遍了所有可能记得父亲诗句的人——徐似道、温峤的诗友们、黄岩县城的老先生们——能找回的都找回来了，一共也才没几首。剩下的，恐怕永远也找不回来了。戴复古说得对，要想让“诗”不失传，光靠找回旧诗是不够的，还得写出新诗来。

“去吧。”杨氏终于说，“但每两个月要回来一趟，让我看看你。”

出发去临海那天，天还没亮。杨氏起了个大早，烧了水，煮了粥，又烙了三张麦饼，用干净的麻布包好，塞进包袱里。她在包袱里还放了一双新纳的布鞋、一包盐、一小罐自家腌的咸菜，一些零用钱，和那卷抄满了父亲诗句的粗麻纸。东西不多，但塞得满满当当，包袱鼓得像一个大胖墩。路上饿了吃。”杨氏把包袱递给戴复古，又理了理他的衣领，“麦饼能放三天，别舍不得吃，瘦了反而可惜。”

“知道了，母亲。”

杨氏看了他一会儿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。她的手粗糙而温热，带着灶火的气息。“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到了临海，托人捎个信回来。”戴复古跪下来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背起包袱往外走。他走到院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母亲站在老桂树下，晨光从她背后照过来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他的脚下。他忽然有些鼻酸，但他忍住了。

“走吧，”杨氏说，“别回头。”

戴复古没有回头。

他沿着大路往西走。天刚蒙蒙亮，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，海塘外的滩涂上零星有几只白鹭在低头觅食，远远看去像撒了一地的碎雪。他走了一程，觉得包袱有些重，换了个肩继续走。走到南塘村口的时候，他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。那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，戴翼。

戴翼比戴复古大了十二岁，是戴敏才第二任妻子黄氏所生。他已经成了家，另立了门户，住在一里外的戴家老屋——那是戴氏宗族分给长房的另一处宅子。两兄弟平日里来往不算多，但也不生疏。戴复古逢年过节都会去兄长那边坐坐，戴翼偶尔也会带着妻子过来看看杨氏。

此刻戴翼穿着一件短褐，腰间扎着草绳，脚上踩着一双草鞋，像是刚从田里上来。他手里提着一个竹篓，篓里装着什么，沉甸甸的。

“听母亲说你要去临海。”戴翼走到近前，上下打量了戴复古一番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肩膀，“瘦了。路上有饭吃吗？”

“带了几张麦饼。”

戴翼哼了一声，把竹篓递过来：“拿着。路上吃。别饿出病来。”戴复古打开竹篓盖子一看，里面是一大块腊肉、十几个煮鸡蛋，还有一小坛黄酒。东西不算贵重，但这个手足的情谊。

“哥……”戴复古有些哽咽。戴翼挥了挥手，“你要去临海学诗，我不拦你。诗这东西我不懂，但爹当年也喜欢，想来不是什么坏事。只是你一个人出远门，得把心放细些，别惹事，也别被人欺负了。临海不比南塘，什么人都有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记住了就行。”戴翼顿了顿，又说，“温峤那边，我认识一个船老大，姓陈，五十来岁，瘦高个，左眉有一道疤。他的船专门跑临海，每月逢三、逢八的日子在温峤码头等客。今天是初八，你今天去正好赶上。你到了温峤，去码头找他，报我的名字就行。”

“哥，你怎么认识船老大的？”

戴翼难得地笑了一下：“‘前年，我去温峤卖甘蔗，他那船漏水，临时靠岸修补，我帮他搭了把手。他是厚道人，不会坑你。”

“谢谢哥。”

“走吧。”戴翼朝西边努了努嘴，“从这儿到温峤还有三十几里路呢，别磨蹭。天黑之前到不了码头，船就开了。”

戴复古把竹篓系在包袱外面，往肩上一挂，沉甸甸的坠得他肩膀一斜。他稳了稳身子，朝戴翼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继续赶路。

走了大约二三十步，他听见身后传来戴翼的声音：“喂——”

他回过回头去。戴翼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，阳

光把他的脸照得一半明一半暗，看不清是什么表情。

“写好了诗，”戴翼说，“回来念给我听听。”

“好！”

戴复古喊了一声，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响亮。他看见戴翼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走了，没再回头。

戴复古在村口站了一会儿，望着兄长的背影消失在田埂尽头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和戴翼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平日里话不多，他从没想过兄长会这么上心——替他打听船期，帮他安排行程，还送这送那生怕他路上饿着。他不知道兄长的这份关心是何时生出来的，也许是一直都在，只是他没有留意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继续往西走。海风从背后吹来，带着南塘的咸味，也带着兄长的竹篓里腊肉香气。那两股味道混在一起，让他的鼻子有些发酸。

从南塘到温峤，走的是土路。路不宽，大约只能容两辆牛车并排走。路面上铺着细碎的砂石和贝壳，踩上去沙沙响。路两旁的田野里正在插秧，弯着腰的农人一排一排地往后倒退。

戴复古走得很快。包袱和竹篓加起来有十来斤重，压在肩上一路颠簸，开始还不觉重，走了五六里路就有些吃不消了。他把竹篓和包袱重新系了一下，让重量分散在两侧，又加快了脚步。他不敢慢下来，怕天黑前赶不到温峤。

大约走了两个时辰，太阳升到了头顶。日头很毒，晒得田埂上的泥土都裂开了细纹。他在路边的树下歇了歇脚，拿出母亲烙的麦饼，就着竹篓里的咸菜吃了一顿。他撕了一块腊肉放在嘴里慢慢嚼，腊肉又咸又硬，但越嚼越香，那股烟熏火燎的滋味在舌头上久久不散。

他想起戴翼那张晒得黝黑的脸，想起他捏自己肩膀时粗糙的手掌，想起他站在老槐树下说的那句“写好了诗，回来念给我听听”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——有这样一个兄长。

吃了干粮，他继续赶路。大约走了又一个多时辰，他远远看见了一片密集的屋顶，黑白瓦墙，鳞次栉比地铺展在视野尽头。那是一个比南塘大了不知多少倍的集镇——街道纵横，人来人往，还能看见几处两层楼的宅子，气派得很。温峤到了。

温峤码头在南官河边。戴复古顺着人流向东走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街市。街两旁全是铺子——铁匠铺、布庄、粮行、杂货铺、茶肆、酒馆——家挨着一家，招牌旗幡垂下来，在人头顶上飘飘荡荡。空气里混杂着铁锈味、油香味、牲畜味和河水的腥味，吵闹又鲜活。戴复古在南塘住了十五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味道聚在一起。他一边走一边小心避让着迎面而来的挑担子的、赶驴的、推独轮车的，耳朵里灌满了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。

走到街市的尽头，眼前豁然开朗：一条大河横在面前，河面宽阔，水色青绿，两岸泊着大大小小几十条船——南官河。戴复古站在河边看了一会儿，有些发愣。他见过海，海是开阔的、动荡的、望不到边的；河不一样，河是安静的、规整的、两岸夹着烟火人间的。官河里的船来来往往，有的装满了粮食，有的装满了布匹，有的坐满了人。船工们光着膀子，喊着号子，摇着橹，船在河面上缓缓移动，留下一道道扩散的波纹。

他在码头上找了一圈，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下看见了一条中号的客船。船身漆成深褐色，船篷用竹篾编成，拱形，半新不旧。船头坐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，正在低头劈柴。那人抬起头来，左眉上有一道明显的疤。

戴复古走过去：“请问，是陈老大吗？”

那人抬起头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：“你是？”

“我是南塘戴家的，戴翼是我兄长。他说……”

“哦！”陈老大放下渔网，笑了起来，“翼哥的弟弟啊！他说过你要来。这么年轻，多大啦？”

“十五。”

“十五岁就一个人出远门，胆量不小。”陈老大拍了拍船板，“上船吧，船马上了。你要去临海对吧？路远着呢，得走十几个时辰呢，船钱你哥替你付过了，不用操心。”

戴复古上了船。船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——一个挑着货担的货郎，两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，还有一个和尚，三个农夫模样的人。船舱不算宽敞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或坐或靠，各安其分。戴复古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了下来，把包袱和竹篓放在脚下。

陈老大解了缆绳，长篙在岸上一点，船缓缓离了岸。岸上的人影和屋影渐渐往后退，官河的水面在船底劈开，又合拢，留下一条长长的白线。

戴复古靠着船舷，望着温峤渐渐变小、渐渐变远。镇子的轮廓在暮色里模糊了，屋顶和树影混在一起，变成深浅不一的墨色。河面上起了晚风，带着水草的腥气和两岸人家炊烟的味道。他忽然觉得有些恍惚——早晨还在家塘上走路，中午树下吃母亲烙的麦饼，此刻他已经坐在一艘陌生的船上，离开了所有的熟悉，朝着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前进。

他想写一首诗。但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不是没有灵感，而是这一刻要写的东西太多了，多得不知从何下笔。风、水、船、人、远去的温峤、前方的临海、母亲的手、兄长的脸、父亲那句“诗遂无传乎”——所有的一切挤在一起，堵在胸口，说不出来。

他把头靠在船篷上，闭上了眼睛。船在官河上缓缓北上。

船行了大约一个时辰，天就黑了。陈老大大在船头挂了一盏灯笼。那灯笼不大，里面点着一截牛油蜡烛，火光昏黄而温暖，在夜风中晃来晃去，把船头的水面映成一片碎金。船舱里的人都不说话了，有的靠着舱壁打盹，有的望着黑沉沉的河面发呆。两岸的田野和村庄都隐没在夜色里，只有偶尔远远传来一声狗叫，或者某处亮起一星灯火，像是谁在

黑暗中划了一根火柴。

戴复古睡不着。他坐在船舱口，靠着门框，看着船头的灯笼在水面上投下的光晕。光晕随着船的行进不断变幻形状——有时是一把展开的扇子，有时是一朵半开的花，有时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圈一圈荡漾的波纹。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，想起母亲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的那个“诗”字，那些画面在黑暗中一一浮现，又一一淡去，像河面上的光晕一样，抓不住，却一直在。

他忽然想起了徐似道说的“要走出自己的路”。他不知道自己要走的是什么样的路，但他知道他在路上了。

行程是沿着官河北上，经过泽国、路桥等几个大镇，然后进入黄岩县城。陈老大大在黄岩城外停了一停——船工要上岸添购米菜，船客们也可以下来活动活动腿脚。戴复古跟着其他人在岸上走了走，看见黄岩的城墙比温峤的更高更厚，城门洞里进进出出的人比温峤街市上的还多。他远远望了一眼城门上的匾额，“黄岩”两个字写得端正雄健，一笔一画都透着一股子官家气象。

他没有进城。他在城墙根下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，拿出包袱里的最后一张麦饼吃。麦饼已经有些硬了，但味道还在。他一边嚼一边看着城墙上来回巡逻的兵卒，看他们身上的皮甲在阳光下闪着暗沉的光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小——南塘很小，温峤很大；黄岩更大。而黄岩之上，还有临海，临海之上，还有杭州，杭州之上，还有整个大宋天下。他一个人走在这么大的世界里，像一粒被风吹起来的沙，不知道会落在哪里。

但他不怕。他有诗。

第二天早晨，船从黄岩继续北上，进入了灵江流域。灵江比官河宽多了，水也急得多。起风了，船行速度明显快了。两岸的山逐渐多了起来，不像黄岩那边一望无际的平原。山不高，但连绵起伏，层层叠叠的绿。江面上有白色的水鸟贴着水面飞，翅膀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。

下午申时前后，船过了最后一道弯，视野忽然开阔起来。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城——城墙比黄岩的高，城楼也比黄岩的气派，城墙上的雉堞一排连着一排，在夕阳里镶着一道金边。城墙背后有山，山上有塔，塔尖高耸入云。临海到了。

陈老大大把船稳稳地靠上了码头。戴复古站起来，拍了拍衣裳上的褶子，背起包袱和竹篓，走到船头。“到了，”陈老大说，“城西那个方向，一直走就能到萧寺。”

“谢谢陈大叔。”

戴复古跳下船，双脚踏上了临海的地面。那感觉很奇怪——他在船上晃了三天，两条腿已经不适应硬邦邦的土地了，落地时膝盖微微弯了一下才站稳。他站直了身子，望着前方那道巍峨的城墙，望着城墙上被夕阳烧红的云彩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临海的风和南塘的不一样。南塘的风是咸的、湿的、贴着海面来的；临海的风是干的、凉的、从山那边翻过来的。他用力吸了一口，把那股陌生的味道装进肺里。

然后，他迈开步子，向城门走去。

他的身后是城墙、塔影和满天烧红的云。那条路从南塘一直延伸到这里——从屏山脚下到温峤，从温峤上船，顺着官河、穿过黄岩、转入灵江，走了2天1夜，终于到了。他曾经觉得南塘就是整个世界，现在他知道了——世界比南塘大得多，而诗，就在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角落。他要一一走过那些角落，把诗找出来。

那年他15岁。他不知道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会走多远的路、写多少首诗、遇见多少人。但他知道——他已经在路上了。而“寻诗”这件事，一旦开始，就不会再停。

九

几十年以后，当戴复古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坐在石屏山下整理自己的诗集时，他在卷首郑重地写下父亲戴敏才的十首诗。那些诗是他用了十年的时间，从徐似道、从父亲的老友们、从各种零散的记载中一首一首搜罗来的。每一首都来之不易，每一首都像一颗失而复得的珍珠。

戴复古在东皋子诗跋中写道：“右先人十诗。先人讳敏，字敏才，号东皋子。平生酷好吟，身后遗稿不存。徐直院渊子竹隐先生常诵其《小园》一篇，及‘日落子规啼处山’一联，续加搜访，共得此十篇。复古孤幼无知，使先人篇章零落，名亦不显，不孝之罪，不可赎也。谨录于石屏诗稿之前，庶几使人获见一斑。”那十首诗，就是他对父亲遗言的回答。

而在诗集的更前面，楼钥在嘉定三年为他写的序言中记录了一段对话：戴复古请楼钥作序，且言：“吾以此传父业，然亦以此而穷。”楼钥答之曰：“夫诗能穷人哉，谓惟穷然后工。……子惟能固穷，则诗愈昌矣。”——只要能安于贫穷，诗就会昌盛。

这句话，他在之后几十年的江湖漂泊中想了无数遍。但它的种子，早在乾道七年十一月十三那个黄昏就已经种下了——种在一个四岁男孩的头顶，种在一只枯瘦的手的轻抚之下，在那声嘶哑的“诗遂无传乎”里。

南塘的海风还在吹。屏山的两座石峰还在那里，东西对峙，耸立如屏。老桂树还在，青石槽还在。只是那个趴在石槽上用炭笔写诗的少年已经不在了一——他去了远方，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，走遍了南半个中国，写下了两千首诗，把“诗遂无传”变成了“诗传天下”。

而南塘，永远是他出发的地方。

（未完待续）